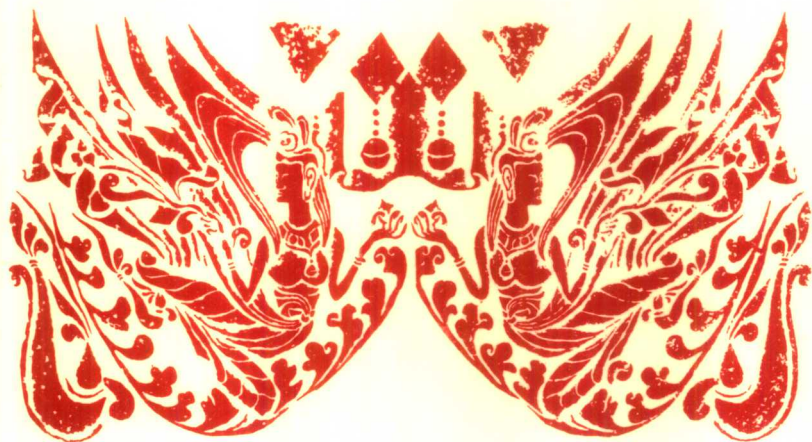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20

小说卷

(三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20

小说卷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0

宋、金、元

乐 史 (903—1007)

字子正，抚州宜黄（今江西宜黄）人。自南唐入宋，为著作郎，知陵州，以献赋召为三馆编修，累官至掌西京磨勘司，改判留司御史台。著有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广卓异记》等。

绿 珠 传

绿珠者，姓梁，白州博白县人也。州则南昌郡，古越地，秦象郡，汉合浦县地。唐武德初，削平萧铣，于此置南州，寻改为白州，取白江为名。州境有博白山、博白江、盘龙洞、房山、双角山、大荒山。山上有池，池中有婢妾鱼。绿珠生双角山下，美而艳。越俗以珠为上宝，生女为珠娘，生男为珠儿。绿珠之字，由此而称。

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，以真珠三斛致之。崇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，涧中有金水，自太白源来。崇即川阜制园馆。绿珠能吹笛，又善舞《明君》。明君者，汉妃也。汉元帝时，匈奴单于入朝，诏王

嫡配之，即昭君也。及将去，入辞，光彩射人，天子悔焉，重难改更，汉人怜其远嫁，为作此歌。崇以此曲教之，而自制新歌曰：“我本良家子，将适单于庭。辞别未及终，前驱已抗旌。仆御涕流离，辕马悲且鸣。哀郁伤五内，涕泣沾珠缨。行行日已远，遂造匈奴城。延伫于穹庐，加我阏氏名。殊类非所安，虽贵非所荣。父子见陵辱，对之惭且惊。杀身良不易，默默以苟生。苟生亦何聊，积思常愤盈。愿假飞鸿翼，乘之以遐征。飞鸿不我顾，伫立以屏营。昔为匣中玉，今为粪上蝇。朝华不足欢，甘与秋草并。传语后世入，远嫁难为情。”崇又制《懊恼曲》以赠绿珠。崇之美艳者千余人，择数十人，妆饰一等使同，视之不相分别。刻玉为倒龙佩，紫金为凤凰钗，结袖绕楹而舞。欲有所召者，不呼姓名，悉听佩声，视钗色。佩声轻者居前，钗色艳者居后，以为行次而进。

赵王伦乱常，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。崇方登凉观，临清水，妇人侍侧，使者以告，崇出侍婢数百人以示之，皆蕴兰麝而披罗縠，曰：“任所择。”使者曰：“君侯服御丽矣，然受命指索绿珠，不知孰是？”崇勃然曰：“吾所爱，不可得也。”秀因是潜伦族之。收兵忽至，崇谓绿珠曰：“我今为尔获罪。”绿珠泣曰：“愿效死于君前。”崇因止之，于是坠楼而死。崇弃东市。

时人名其楼曰绿珠楼。楼在步庚里，近狄泉。狄泉在王城之东。绿珠有弟子宋韩，有国色，善吹笛，后入晋明帝宫中。今白州有一派水，自双角山出，合容州江，呼为绿珠江，亦犹归州有昭君滩、昭君村、昭君场，吴有西施谷、脂粉塘，盖取美人出处为名。又有绿珠井，在双角山下。耆老传云：“汲此井饮者，诞女必多美丽。里闾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，因以巨石镇之。尔后虽有产女端妍者，而七窍四肢多不完具。”异哉！山水之使然。昭君村生女皆炎

破其面，故白居易诗云：“不取往者戒，恐贻来者冤。至今村女面，烧灼成瘢痕。”又以不完具而惜焉。

牛僧孺《周秦行记》云：“夜宿薄太后庙，见戚夫人、王嬙、太真妃、潘淑妃，各赋诗言志。别有善笛女子，短鬟窄袖长带，貌甚美，与潘氏偕来。太后以接坐居之，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顾而谓曰：‘识此否？石家绿珠也。潘妃养作妹。’太后曰：‘绿珠岂能无诗乎？’绿珠拜谢作曰：‘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声空怨赵王伦。红残钿碎花楼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’太后曰：‘牛秀才远来，今日谁人与伴？’绿珠曰：‘石卫尉性严忌，今有死不可及乱。’”然事虽诡怪，聊以解颐。

噫！石崇之败，虽自绿珠始，亦其来有渐矣。崇尝刺荆州，劫夺远使，沉杀客商，以致巨富。又遣王恺鸩鸟，共为鸩毒之事。有此阴谋，加以每邀客燕集，令美人行酒，客饮不尽者，使黄门斩美人。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访崇，丞相素不能饮，辄自勉强，至于沉醉。至大将军，故不饮以观其气色，已斩三人。君子曰：“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。”崇心不义，举动杀人，乌得无报也！非绿珠无以速石崇之诛，非石崇无以显绿珠之名。

绿珠之坠楼，侍儿之有贞节者也。比之于古，则有曰六出。六出者，王进贤侍儿也。进贤，晋愍太子妃。洛阳乱，石勒掠进贤度孟津，欲妻之。进贤骂曰：“我皇太子妇，司徒公女，胡羌小子，敢干我乎？”言毕投河。六出曰：“大既有之，小亦宜然。”复投河中。又有窃娘者，武周时乔知之宠婢也，盛有姿色，特善歌舞。知之教读书，善属文，深所爱幸。时武承嗣骄贵，内宴酒酣，迫知之将金玉赌窃娘。知之不胜，便使人就家强载以归。知之怨悔，作《绿珠篇》以叙其怨。词曰：“石家金谷重新声，明珠十斛买娉婷。此日

可怜无复比，此时可爱得人情。君家国阁未曾难，尝持歌舞使人看。富贵雄豪非分理，骄矜贵势横相干。辞君去君终不忍，徒劳掩面伤红粉。百年离别在高楼，一旦红颜为君尽。”知之私属承嗣家阉奴传诗于窈娘，窈娘得诗，悲泣投井而死。承嗣令汲出，于衣中得诗，鞭杀阉奴。讽吏罗织知之，以至杀焉。悲夫！二子以爱姬示人，掇丧身之祸。所谓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。《易》曰：“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”其此之谓乎。

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，皆以绿珠为名。庾肩吾曰：“兰堂上客至，绮席清弦抚。自作《明君辞》，还教绿珠舞。”李元操云：“绛树摇歌扇，金谷舞筵开。罗袖拂归客，留欢醉玉杯。”江总云：“绿珠含泪舞，孙秀强相邀。”绿珠之没，已数百年矣，诗人尚咏之不已，其故何哉？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，愤不顾身，其志烈凜凜，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。至有享厚禄，盗高位，亡仁义之行，怀反覆之情，暮四朝三，唯利是务，节操反不若一妇人，岂不愧哉。今为此传，非徒述美丽，窒祸源，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。季伦死后十日，赵王伦败。左卫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，军士赵骏剖秀心食之。伦囚金墉城，赐金屑酒。伦惭，以巾覆面曰：“孙秀误我也。”饮金屑而卒。皆夷家族。南阳生曰：此乃假天之报怨。不然，何以巢夷之立见乎！

此据《琳琅秘室丛书》本，并据《说郭》卷三八所录参校。《郡斋读书志》传记类著录《绿珠传》，《续谈助》载有节本。此文摭拾旧说，荟萃成文，除采择《晋书·石崇传》之外，还引述到王昭君、六出、窈娘等几个女性的事迹，甚至引用了《周秦行纪》里完全出于虚构的绿珠鬼魂赋诗言志和拒绝伴寝的情节。作为传奇小说，

其意象、文采虽比唐人小说逊色很多，但其撷拾旧说荟萃成文之特色，给予后世诗词戏曲作者不少影响。元关汉卿有《绿珠坠楼》杂剧，已佚。《燕居笔记》有《绿珠坠楼记》小说。（顾 青）

杨太真外传

杨贵妃，小字玉环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。高祖令本，金州刺史。父玄琰，蜀州司户。贵妃生于蜀，尝误坠池中，后人呼为落妃池。池在导江县前。妃早孤，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珪家。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，归于寿邸。二十八年十月，玄宗幸温泉宫，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，度为女道士，号太真，住内太真宫。天宝四载七月，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。是月，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，半后服用。进见之日，奏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是夕，授金钗钿合。上又自执丽水镇库紫磨金琢成步摇，至妆阁亲与插鬓。上喜甚，谓后宫人曰：“朕得杨贵妃，如得至宝也。”乃制曲子曰《得宝子》，又曰《得粒子》。

先是，开元初，玄宗有武惠妃、王皇后。后无子，妃生子，又美丽，宠倾后宫。至十三年皇后废，妃嫔无得与惠妃比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惠妃即世。后庭虽有良家子，无悦上目者，上心凄然。至是得贵妃，又宠甚于惠妃。有姊三人，皆丰硕修整，工于谄浪，巧会旨趣，每入宫中，移晷方出。宫中呼贵妃为娘子，礼数同于皇后。册妃日，赠其父玄琰济阴太守，母李氏陇西郡夫人。又赠玄琰兵部尚书，李氏凉国夫人。叔玄珪为光禄卿、银青光禄大夫。再从兄钊拜为侍郎，兼数使。兄钊又居朝列。堂弟锜尚太华公主，是武惠妃生，以母见遇过于诸女，赐第连于宫禁。自此杨氏权倾

天下，每有囑请，台省府县，若奉诏敕。四方奇货，僮仆、驰马，日输其门。时安禄山为范阳节度恩遇最深，上呼之为儿。尝于便殿与贵妃同宴乐，禄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贵妃。上顾而问之：“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者何也？”禄山奏云：“胡家不知其父，只知其母。”上笑而赦之。又命杨钊已下，约禄山为兄弟姊妹，往来必相宴饯。初虽结义颇深，后亦权敌不叶。

五载七月，妃子以妒悍忤旨。乘单车，令高力士送还杨钊宅。及亭午，上思之不食，举动发怒。力士探旨，奏请载还，送院中宫人衣物及司农米面酒饌百余车。诸姊及钊初则惧祸聚哭，及恩赐浸广，御饌兼至，乃稍宽慰。妃初出，上无聊，中官趋过者，或笞撻之，至有惊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请就召，既夜，遂开安兴坊，从太华宅以入。及晓，玄宗见之内殿，大悦。贵妃拜泣谢过。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，贵妃诸姊进食作乐。自兹恩遇日深，后宫无得进幸矣。七载，加钊御史大夫、权京兆尹，赐名国忠。封大姨为韩国夫人，三姨为虢国夫人，八姨为秦国夫人，同日拜命，皆月给钱十万，为脂粉之资。然虢国不施妆粉，自衒美艳，常素面朝天。当时杜甫有诗云：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马入宫门。却嫌脂粉涴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”又赐虢国照夜玳，秦国七叶冠，国忠钁子帐，盖希代之珍，其恩宠如此。钊授银青光禄大夫、鸿胪卿，将列棨戟，特授上柱国，一日三诏。与国忠五家于宣阳里，甲第洞开，僭拟宫掖，车马仆从，照耀京邑，递相夸尚。每造一堂，费逾千万计，见制度宏壮于己者，则毁之复造。土木之工，不舍昼夜。上赐御食，及外方进献，皆颁赐五宅。开元已来，豪贵荣盛，未之比也。

上起动必与贵妃同行，将乘马，则力士执辔授鞭。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，雕镂器物又数百人，供生日及时节庆。续命

杨益往岭南，长吏日求新奇以进奉。岭南节度张九章、广陵长史王翼，以端午进贵妃珍玩衣服，异于他郡。九章加银青光禄大夫，翼擢为户部侍郎。

九载二月，上旧置五王帐，长枕大被，与兄弟共处其间。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。故诗人张祜诗云：“梨花静院无人见，闲把宁王玉笛吹。”因此又忤旨放出。时吉温多与中贵人善，国忠惧，请计于温，遂入奏曰：“妃，妇人无智识，有忤圣颜，罪当死，既尝蒙恩宠，只合死于宫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就戮，安忍取辱于外乎？”上曰：“朕用卿，盖不缘妃也。”初，令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，妃泣谓韬光曰：“请奏妾罪合万死，衣服之外，皆圣恩所赐，唯发肤是父母所生。今当即死，无以谢上。”乃引刀剪其发一縠，附韬光以献。妃既出，上恍然。至是，韬光以发搭于肩上以奏，上大惊惋，遽使力士就召以归，自后益嬖焉。又加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。

十载上元节，杨氏五宅夜游，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。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，公主堕马。驸马程昌裔扶公主，因及数槌。公主泣奏之，上令决杀杨家奴一人，昌裔停官，不许朝谒。于是杨家转横，出入禁门不问，京师长吏，为之侧目。故当时谣曰：“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欢。”又曰：“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却是门楣。”其天下人心羡慕如此。

上一旦御勤政楼，大张声乐。时教坊有王大娘，善戴百尺竿，上施木山，状瀛洲方丈，令小儿持绛节，出入其间，而舞不辍。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省正字，十岁，惠悟过人。上召于楼中，贵妃坐于膝上，为施粉黛与之巾栉。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。晏应声曰：“楼前百戏竞争新，唯有长竿妙入神。谁谓绮罗翻有力，犹自嫌轻

更著人。”上与妃及嫔御皆欢笑移时，声闻于外，因命牙笏黄纹袍赐之。

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，时木兰花发，皇情不悦。妃醉中舞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天颜大悦，方知回雪流风，可以回天转地。上尝梦十仙子，乃制《紫云回》，并梦龙女，又制《凌波曲》。二曲既成，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。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，善舞，上与妃子钟念，因而受焉。就按于清元小殿，宁王吹玉笛，上羯鼓，妃琵琶，马仙期方响，李龟年箏篥，张野狐筚篥，贺怀智拍板。自旦至午，欢洽异常。时唯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。曲罢，上戏曰：“阿瞞乐籍，今日幸得供养夫人，请一缠头。”秦国曰：“岂有大唐天子阿姨，无钱用耶？”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。乐器皆非世有者，才奏而清风习习，声出天表。妃子琵琶逻逤檀，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。其木温润如玉，光耀可鉴，有金缕红文，蹙成双凤。弦乃末河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，绿水蚕丝也，光莹如贯珠瑟瑟。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。禄山进三百事管色，俱用媚玉为之。诸王、郡主、妃之姊妹，皆师妃，为琵琶弟子。每一曲彻，广有献遗。妃子是日问阿蛮曰：“尔贫无可献师长，待我与尔为。”命侍儿红桃娘取红粟玉臂支赐阿蛮。妃善击磬，拊转之音泠泠然，多新声，虽太常梨园之妓莫能及之。上命采蓝田绿玉琢成磬，上方造簾，流苏之属，以金钿珠翠饰之，铸金为二狮子以为趺，彩绘缛丽，一时无比。

先开元中，禁中重木芍药既今牡丹也。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，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。会花方繁开，上乘照夜白，妃以步辇从。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，得乐十六色。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众乐前，将欲歌之。上曰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

焉用旧乐词为。”遽命龟年持金花笺，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《清平乐》词三篇。承旨，犹苦宿醒，因援笔赋之。第一首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第二首：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”第三首：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”龟年捧词进，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，抚丝竹，遂促龟年以歌。妃持玻璃七宝杯，酌西凉州蒲萄酒，笑领歌，意甚厚。上因调玉笛以倚曲。每曲遍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妃饮罢，敛绣巾再拜。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。会力士终以脱靴为耻，异日妃重吟前词，力士戏曰：“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，何翻拳拳如是耶？”妃子惊曰：“何学士能辱人如斯？”力士曰：“以飞燕指妃子，贱之甚矣。”妃深然之。上尝三欲命李白官，卒为宫中所捍而止。

上在百花院便殿，因览《汉成帝内传》，时妃子后至，以手整上衣领，曰：“看何文书？”上笑曰：“莫问，知则又殚人。”覓去，乃是汉成帝获飞燕，身轻欲不胜风。恐其飘翥，帝为造水晶盘，令宫人掌之而歌舞。又制七宝避风台，间以诸香安于上，恐其四肢不禁也。上又曰：“尔则任风吹多少。”盖妃微有肌也，故上有此语戏妃。妃曰：“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可掩前古。”上曰：“我才弄，尔便欲嗔乎？忆有一屏风，合在，待访得，以赐尔。”屏风乃虹霓为名，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，可长三寸许。其间服玩之器，衣服，皆用众宝杂厕而成。水精为地，外以玳瑁水犀为押，络以珍珠瑟瑟，间缀精妙，迨非人力所制。此乃隋文帝所造，赐义成公主，随在北胡。贞观初灭胡，与萧后同归中国，上因而赐焉。

初，开元末，江陵进乳柑橘，上以十枚种于蓬莱宫。至天宝十

载九月秋，结实，宣赐宰臣曰：“朕近于宫内种柑子树数株，今秋结实一百五十余颗，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进无别，亦可谓稍异者。”宰臣表贺曰：“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，旷古所无者乃可谓非常之感。是知圣人御物，以元气布和；大道乘时，则殊方叶致。且橘柚所植，南北异名，实造化之有初，匪阴阳之有革。陛下玄风真纪，六合一家。雨露所均，混天区而齐被；草木有性，凭地气以潜通。故兹江外之珍果，为禁中之佳实。绿蒂含霜，芳流绮殿；金衣烂日，色丽彤庭。”乃颁赐大臣外，有一合欢实，上与妃子互相持玩。上曰：“此果似知人意，朕与卿固同一体，所以合欢。”于是促坐同食焉。因令画图，传之于后。妃子既生于蜀，嗜荔枝。南海荔枝胜于蜀者，故每岁驰驿以进。然方暑热而熟，经宿则无味，后人不能知也。

上与妃采戏，将北，唯重四转败为胜，连叱之，骰子宛转而成重四，遂命高力士赐绯，风俗因而不易。广南进白鹦鹉，洞晓言词，呼为雪衣女。一朝飞上妃镜台上，自语：“雪衣女昨夜梦为鸯鸟所搏。”上令妃授以《多心经》记诵精熟。后上与妃游别殿，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。瞥有鹰至，搏之而毙。上与妃叹息久之，遂瘞于苑中，呼为鹦鹉冢。交趾贡龙脑香，有蝉蚕之状，五十枚。波斯言老龙脑树生节方有，禁中呼为瑞龙脑，上赐妃十枚。妃私发明驰使，持三枚遗禄山。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，金平脱铁面碗。

十一载，李林甫死，又以国忠为相，带四十余使。十二载，加国忠司空。长男暄先尚延和郡主，又拜银青光禄大夫、太常卿，兼户部侍郎。小男朐，尚万春公主。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，尚承荣郡主。一门一贵妃，二公主，三郡主，三夫人。十三载，重赠玄琰

太尉、齐国公。母重封梁国夫人。官为造庙，御制碑及书。叔玄珪又拜工部尚书。韩国婿秘书少监崔珣女，为代宗妃。虢国男裴征，尚代宗女延光公主，女为让帝男妻。秦国婿柳澄男钧，尚长清县主。澄弟潭，尚肃宗女和政公主。

上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，常经冬还宫阙，去即与妃同辇。华清有端正楼，即贵妃梳洗之所，有莲花汤，即贵妃澡沐之室。

国忠赐第在宫东门之南，虢国相对。韩国、秦国，薨栋相接。天子幸其第，必过五家，赏赐燕乐。扈从之时，每家为一队，队著一色衣。五家合队，相映如百花之焕发。遗钿坠舄，瑟瑟珠翠，灿于路歧，可掬。曾有人俯身一窥其车，香气数日不绝。驰马千余头匹。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，出有饅饮，还有软脚。远近饷遗珍玩狗马，阉侍歌儿，相望于道。及秦国先死，独虢国、韩国、国忠转盛。虢国又与国忠乱焉。略无仪检，每入朝谒，国忠与韩、虢连轡，挥鞭骤马，以为谐谑。从官姬媼百余骑，秉烛如昼，鲜装炫服而行，亦无蒙蔽。衢路观者如堵，无不骇叹。十宅诸王男女婚嫁，皆资韩、虢绍介，每一人纳一千贯，上乃许之。

十四载六月一日，上幸华清宫，乃贵妃生日，上命小部音声，小部者，梨园法部所置，凡三十人，皆十五已下，于长生殿奏新曲，未有名，会南海进荔枝，因以曲名《荔枝香》。左右欢呼，声动山谷。

其年十一月，禄山反幽陵。以诛国忠为名，咸言国忠、虢国、贵妃三罪，莫敢上闻。上欲以皇太子监国，盖欲传位，自亲征。谋于国忠，国忠大惧，归谓姊妹曰：“我等死在旦夕。今东宫监国，当与娘子等并命矣。”姊妹哭诉于贵妃。妃衔土请命，事乃寝。十五载六月，潼关失守，上幸巴蜀，贵妃从。至马嵬，右龙武将军陈玄

礼惧兵乱，乃谓军士曰：“今天下崩离，万乘震荡。岂不由杨国忠割剥阡陌，以至于此。若不诛之，何以谢天下？”众曰：“念之久矣。”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，军士呼曰：“杨国忠与蕃人谋叛。”诸军乃围驿四合，杀国忠并男暄等。上乃出驿门劳六军，六军不解围，上顾左右责其故。高力士对曰：“国忠负罪，诸将讨之。贵妃即国忠之妹，犹在陛下左右，群臣能无忧怖。伏乞圣虑裁断。上回入驿，驿门内旁有小巷，上不忍归行宫，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。圣情昏嘿，久而不进。京兆司录韦谔进曰：“乞陛下割恩忍断，以宁国家。”逡巡，上入行宫，抚妃子出于厅门，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，使力士赐死。妃泣涕呜咽，语不胜情，乃曰：“愿大家好住。妾诚负国恩，死无恨矣。乞容礼佛。”帝曰：“愿妃子善地受生。”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。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，上睹之，长号数息，使力士曰：“与我祭之。”祭后，六军尚未解围，以绣衾覆床，置驿庭中，敕玄礼等入驿视之。玄礼抬其首，知其死曰：“是矣。”而围解。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。妃时年三十八，上持荔枝于马上，谓张野狐曰：“此去剑门，鸟啼花落，水绿山青，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。”

初，上在华清宫日，乘马出宫门，欲幸虢国夫人之宅。玄礼曰：“未宣敕报臣，天子不可轻去就。”上为之回辔。他年，在华清宫，逼上元，欲夜游。玄礼奏曰：“宫外即是旷野，须有预备，若欲夜游，愿归城阙。”上又不能违谏。及此马嵬之诛，皆是敢言之有便也。

先是术士李遐周有诗曰：“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。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“燕市人皆去”，禄山即蓟门之士而来。“函关马不归”，哥舒翰之败潼关也。“若逢山下鬼”，嵬字，即马嵬驿也。

“环上系罗衣”，贵妃小字玉环，及其死也，力士以罗巾缢焉。又妃常以假髻为首饰，而好服黄裙。天宝末京师童谣曰：“义髻抛河里，黄裙逐水流。”至此应矣。初禄山尝于上前应对，杂以谐谑，妃常在座，禄山心动。及闻马嵬之死，数日叹惋。虽林甫养育之，国忠激怒之，然其有所自也。

是时虢国夫人先至陈仓之官店，国忠诛问至，县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。走入竹林下，以为贼军至，虢国先杀其男徽，次杀其女。国忠妻裴柔曰：“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？”遂并其女刺杀之。已而自刎不死，载于狱中，犹问人曰：“国家乎？贼乎？”狱吏曰：“互有之。”血凝其喉而死。遂并坎于东郭十余步道北杨树下。

上发马嵬，行至扶风道。道旁有花，寺畔见石楠树团圆，爱玩之，因呼为端正树，盖有所思也。又至剑阁口，属霖雨涉旬，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。上既悼念贵妃，因采其声为《雨霖铃》曲以寄恨焉。至德二年，既收复西京。

十一月，上自成都还使祭之。后欲改葬，李辅国等皆不从。时礼部侍郎李揆奏曰：“龙武将士以杨国忠反，故诛之。今改葬故妃，恐龙武将士疑惧。”肃宗遂止之。上皇密令中官潜移葬之于他所。妃之初瘞，以紫褥裹之。及移葬，肌肤已消释矣。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。中官葬毕，以献，上皇置之怀袖。又令画工写妃形于别殿，朝夕视之而歔歔焉。上皇既居南内，夜阑登勤政楼，凭栏南望，烟月满目。上因自歌曰：“庭前琪树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还。”歌歇，闻里中隐隐如有歌声者，顾力士曰：“得非梨园旧人乎？迟明为我访来。”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，因召与同去，果梨园弟子也。其后上复与妃侍者红桃在焉，歌《凉州》之词，贵妃所制也。上亲御玉笛，为之倚曲。曲罢相视，无不掩泣。上因广其曲，

今《凉州》留传者益加焉。

至德中，复幸华清宫，从官嫔御多非旧人。上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《雨霖铃》曲。曲半，上四顾凄凉，不觉流涕，左右亦为感伤。新丰有女伶谢阿蛮善舞《凌波曲》，旧出入宫禁，贵妃厚焉。是日诏令舞。舞罢，阿蛮因进金粟装臂环，曰：“此贵妃所赐。”上持之，凄然垂涕曰：“此我祖大帝破高丽获二宝，一紫金带，一红玉支。朕以岐王所进《龙池篇》赐之金带，红玉支赐妃子。后高丽知此宝归我，乃上言：‘本国因失此宝，风雨僦时，民离兵弱。’朕寻以为得此不足为贵，乃命还其紫金带。唯此不还。汝既得之于妃子，朕今再睹之，但兴悲念矣。”言訖，又涕零。至乾元元年，贺怀智又上言曰：“昔上夏日与亲王棋，令臣独弹琵琶，贵妃立于局前观之。上数枰子将输，贵妃放康国羯子上局乱之，上大悦。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臣巾上，良久，回身方落。及归，觉满身香气。乃卸头帟贮于锦囊中，今辄进所贮幘头。”上皇发囊，且曰：“此瑞龙脑香也。吾曾施于暖池玉莲朵，再幸尚有香气宛然。况乎丝缕润腻之物哉。”遂凄怆不已。自是圣怀耿耿，但吟：“刻木牵丝作老翁，鸡皮鹤发与真同。须臾舞罢寂无事，还似人生一世中。”

有道士杨通幽自蜀来，知上皇念杨贵妃自云有李少君之术。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游神驭气，出天界、入地府求之，竟不见。又旁求四虚上下，东极大海，跨蓬壶，忽见最高山上多楼阁泊至，西厢下有洞户，东向，阖其门，额署曰：“玉妃太真院”。方士抽簪叩扉，有双鬟童女出应问。方士造次未敢言，双鬟复入。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诘其所从来。方士因称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“玉妃方寝，请少待之。”逾时，碧衣延入，且引曰：“玉妃出。”冠金莲，帔紫绡，佩红玉，曳凤舄，

左右侍女七八人。揖方士，问皇帝安否，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。言讫惘然，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，折其半，授使者曰：“为我谢太上皇，谨献是物，寻旧好也。”方士将行，色有不足，玉妃因征其意，乃复前跪致词：“请当时一事，不闻于他人者，验于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金钗钿合，负新垣平之诈也。”玉妃忙然退立，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“昔天宝十载，侍辇避暑骊山宫。秋七月，牵牛织女相见之夕，上凭肩而望。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‘愿世世为夫妇’。言毕，执手各呜咽。此独君王知之耳。”因悲曰：“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，复堕下界，且结后缘。或为天，或为人，决再相见，好合如旧。”因言：“太上皇亦不久人间，幸惟自爱，无自苦耳。”使者还，具奏太上皇。皇心震悼。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，悲悼妃子，无日无之。遂辟穀服气，张皇后进樱桃蔗浆，圣皇并不食。常玩一紫玉笛，因吹数声，有双鹤下于庭，徘徊而去。圣皇语侍儿宫爱曰：“吾奉上帝所命，为元始孔昇真人，此期可再会妃子耳。笛非尔所宝，可送大收。”即令具汤沐。“我若就枕，慎勿惊我。”宫爱闻睡中有声，骇而视之，已崩矣。

妃之死日，马嵬嫔得锦褥袜一只。相传过客一玩百钱，前后获钱无数。悲夫！玄宗在位久，倦于万机，常以大臣接对拘检，难徇私欲。自得李林甫，一以委成，故绝逆耳之言，恣行燕乐，衽席无别，不以为耻，由林甫之赞成矣。乘舆迁播，朝廷陷没，百僚系颈，妃王被戮，兵满天下，毒流四海，皆国忠之召祸也。

史臣曰：夫礼者，定尊卑，理家国，君不君，何以享国？父不父，何以正家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唐明皇之一误，貽天下之羞，所以禄山叛乱，指罪三人。今为外传，非徒拾杨妃之故事，且惩祸阶而已。